

乱世红颜

LUAN SHI HONG YAN

林家成 著

LIN JIA CHENG

她只想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伴侣，
一起经历世事无常，再同时归于尘土。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遇 险 被 胁

第四十章

两人转了一个弯，走入了一片布置着石桌石椅的空旷地带。这里，常是宫姬们聚会游乐的地方，有一些地方，还挂着两架秋千。


刚走入这空旷地带，忽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那脚步声整齐划一，听声音便知道，来人在二十个以上。

那声音紧紧地向这里逼来，又走了两步，何盈的心怦怦地跳得飞快起来，长袍下的手，也紧紧地握住了。

因为，这片刻间，她忽然听到来人的脚步声，有两个人的脚步与众不同，似乎是宗师级高手才有的。

就在何盈说不出是喜还是惊时，一股杀气从身后逼来。那杀气很强，无可置疑，同时，无基冷漠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最好祈求上天保佑，不然的话，今天就是你我的死期。”

何盈惊慌的同时，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：何盈的身形曼妙，体态中有一种独特的风流。那个宫女虽然把她面目改变了，又换了衣服，但如果遇上宗师级的高手的话，那只一眼便会怀疑。更何况，来人很有可能认得何盈所扮的



那个宗师。

脚步声慢慢传来，而且方向正是朝着两人。这时，无基的杀气一收，低低地在背后说：“走吧。”声音也很平和。

何盈知道，不管是自己，还是无基，都不敢放慢脚步，必须保证正常的前进速度。不然的话，立马会被对方怀疑。

何盈一边暗暗叫苦。一边面无表情地向前面走去。她有几十种法子，可以让对方的高手觉得怀疑自己两人，可是哪一种也不能用。对方只要一动，首先掉的就是自己的脑袋。

脚步声铿锵而来，不一会儿，一队人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中。这队人有二三十个，其中大部分是侍卫，也有四五个身穿杂色衣服的中年人。

这些中年人个个面无表情，侍卫也是严肃至极。双方提着的灯笼都有点暗，对方的面目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当然，这只是一般人，如那些宗师，就算是黑暗中也如白昼无异。

一照面，无基松气的声音清楚地传到何盈的耳中。对方的两个宗师高手，十分陌生，似乎不是常驻夏宫的。

随着无基松了一口气，何盈也是心情大松：她可不想死在这里。

两人人马对面走来，正好中间处有一条斜径。无基把何盈一推，两人顺势走向小路中，避开了与那群人正面相会。

两人越走越远，而对方的脚步声也越传越远。无基轻轻地吁了一口气，冷声哼道：“运气不错。”

何盈听了，不由冷笑一声：“彼此彼此。”

无基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两人拐入的小道，反而偏离了外花园，从这里绕道进入外花园，又多出了几百米的距离。

无基在何盈背上一推，低声说：“走快一点。”

何盈哼了一声，闷声不响，脚步加快。

又走了几步，无基的脚步忽然一停，何盈跟着也是一停。

他们清楚地听到，外花园中，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，听那声音的喧哗程度，那里汇聚的人，不会少于一百。

再听一会儿，那笑声中，纵然有不少是女子的嬉笑声，其中更多的，反而

是男子的声音。

忽然之间，无基的身形一僵，双眉也锁得更紧了。

何盈走在前面，她不用回答，也知道无基的脸色不好看。嘻嘻一笑，何盈悠闲地说：“无基前辈，此路不通吧？王称为了保护他手下的武将高官，便把他们连同家属一起接到了夏宫中，而安顿他们的所在，似乎便是外花园中。”

她嬉笑着，语气中是说不出的轻快。

这语气让无基很是不爽，他剑柄一伸，重重抵向何盈背上的腰俞穴处。见何盈不敢动了，无基的冷笑声从前后传来：“何盈，你给老夫安分点，不然的话老夫就在这里要了你的小命。”声音冷冽，杀气腾腾。

何盈格格一笑。听到何盈的笑声，无基一愣，恨声说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何盈格格笑道：“我啊，我笑前辈这威胁的话，说起来太过幼稚太过可爱了。”

她刚说到这里，外面鼓乐喧天而起。从这鼓乐声听来，似乎外花园中，有不少人正在聚会。

本来，王称把重臣及其家属留在夏宫加以保护的行为，是他今天晚上临时下的命令，两人都是不知道的。不过，不管是何盈还是无基，都是绝顶聪明之人，一听那突然冒出来的喧闹声，便马上反应到了这个可能。现在听来，这个可能已经成了事实了。


这时，何盈又悠然地说：“无基前辈，你以一介宗师身份，甘心在王称身边潜伏多年，为的就是在关键时机一击成功。小女子虽然不明白你的主人是怎么样的，居然把你这么重要的人物浪费在我一个区区女子身上。不过，有一个道理小女子是十分明白的，那就是我对你们十分重要，重要得牺牲几个如前辈这样的宗师都无可厚非。因此，前辈以后威胁的话还是少说一点，我何盈虽然怕死，但你们不到万不得已，可也舍不得小女子这么死了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轻笑出声：“甚至，小女子还可以搞出一点动静来，让前辈怕上一怕。”

刚说到这里，背上的腰俞穴处一阵钝痛传来。说是钝痛，终究不是锐痛，看来，他也怕何盈一个受痛，忍不住叫出声来，惊扰到了别人。

何盈又是格格一笑。

两人这时站在桃花林中，进退不得。无基没有动，也没有吭声，何盈便跟



着一动不动。

外花园传来阵阵笙乐声，欢笑声，还有酒肉香和脂粉味。灯火通明中传来的欢声笑语，让两人站在黑暗中的人凝成了柱子。

“走。到元池去。”无基冷冷地说道，同时把何盈一推。

元池位于夏宫的西方，那里也是夏宫的冷宫所在。从这里到元宫，足足有几千米的距离，而且其间还要经过几处紧要关卡。

何盈冷笑一声，知道无基终于还是怕了。眼看外花园就在几百米处，却想到那里住了这许多高官大臣，定是精锐全出地保护着他们。便准备折返，寻找另一个出口。

何盈一声不响地走在前面，她心中冷笑不休：这个无基毕竟只是一个宗师而已，机变之才大大不如。他也不想，越是人多的地方，越好浑水摸鱼，何况还是宗师身份？

两人又向桃花林中间折回，一前一后两道长长的身影，在灯笼微暗的光芒下拖得长长的。刚走到回廊处，忽然一阵急促的嘶喊声传来：“抓刺客——”

嘶喊声刚了，无基就听到，被他骗走的同伴，那个何盈所扮的宗师的喊叫声清楚地传来：“各就各位，有刺客混进来了。”伴随着叫喊声的是一阵阵急促而脚步声和陆续亮起的火把。

那个宗师的叫喊声中，夹杂着内力，一时之间喧嚣声四起，那阵阵“各就各位”的声音不绝于耳。

夏宫的侍卫，职责极为分明。虽然嘶喊声大起，火把光也把晚上照得如同白昼。却没有多少人慌乱。

外花园中鼓乐已止，从那个方面，并没有半个脚步声传来，想来，他们都安守本位，一动不动了。

而离何盈两人不远处，却亮起了一条条的火把长龙，同时，一队队充满杀气的脚步声紧凑传来。

何盈不由回头看向无基。此刻，无基雷打不动的脸上，露出一丝惊慌之色，不止是他，何盈的脸上也不由露出一抹慌乱。他们两人都在怀疑，这搜索的人是不是针对他们而来。如果是的话，夏宫守卫如此森严，两人都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慌乱中，何盈眼珠一转，低声说：“我知道那边有个假山，进去躲一下吧。”

这话一出，无基不由惊讶地看了她一眼，在对上何盈苦笑的表情是，无基冷笑道：“天下人都说你最怕死，果不其然。”

何盈小脸一红，心里嘀咕道：当然怕死了，我又不是猫，有九条命，一死就什么都完了。

不再多言，两人脚步加速向前面走去。何盈说的假山所在，就在桃花林中的石桌旁。那里是宫中的姬妾们经常聚会的地方，这地方也是她们发现，闲话时被何盈听到的。

两人来到假山处时，一条长长的火把龙，正向两人的方向紧急跑来。何盈身子一闪，钻进了假山洞中，无基略一迟疑，眼看众人越逼越近，头一低，便也跟着钻了进去。

他一进来，何盈的脸上便带上了一抹喜色。不过这喜色稍纵即逝。

假山的空间很小，两人一钻进去，便挤成一团。何盈倒不觉得什么，却是无基，一碰到她的身子，便不由自主地向边上挤去，让两人之间隔开一段距离。

正当这时，脚步声急促而来，十步，五步，眼看就要出现在假山口处。

何盈看了看双眼盯着外面一脸紧张的无基，左手放在右手之下，眼珠转动了几下。

她戒指中，有一种药物，可以立马让无基中招昏倒，可是现在的她，却在思考着这种做法对自己有没有好处。

无基昏倒了又如何呢？除了替王称除去两个内奸之外，自己以后的日子，怕更是寸步难行了。


不行，现在不能动他，还是随他逃出宫去，到时再想法子把他弄昏。

“噤噤噤——”整齐而急促的脚步声从洞口经过，大量的火把，把洞口照得通明。两人尽量把身子缩成一团，以减少被注意的机会。

侍卫们都是身着重甲，走动时，重甲的摩擦声和脚步声交替传来，带着一种铿锵的杀意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

一双双脚步从两人的眼前经过。队伍行走间，虽然紧凑至极，却没有人吭声，这让两个竖起耳朵的人，听不出半点内情来。

眼看在眼前经过的脚步越来越少，直到等了一分钟，眼前也没有脚步经过，何盈不由吁出一口气。她这口气刚松，背上马上一麻。这一麻，她张到一



半的嘴，便再也合不拢来，更别提发出什么声音来了。

何盈大怒，正在这时，又有两下脚步声传来。这脚步声一传，何盈马上安静起来：来的人是高手。就算不是宗师，也是与宗师相差不远的高手。

那脚步声走了几步，忽然一顿，接着，一个压低的声音传来：“有点不对劲。”

另一个粗嘎的声音传来：“是有点不对劲。你再听一下，看是来自哪里？”

然后，便是一阵安静。

何盈心中这才明白，自己刚才那么吁了一口气，就为对方所察觉到了。幸好无基的穴道点得及时。

何盈本来是超越宗师级的高手，虽然她内力被废去，但是境界还在，心法还在。因此，她的呼吸，还是如大宗师一样若有若无，除非失常，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。

又听了一会儿，一个声音说：“不在这里了？”

那粗嘎的声音疑惑地说：“不像，难道对方是宗师级的刺客？”

这话一出，何盈和无基同时松了一口气。从这句话中，两人都明白过来，刺客指的并不是他们。而现在，何盈被无基带走的事，也没有暴露出来。

那两人在附近寻找了一会儿，嗖的一声，同时掠离了这里。

无基手指一弹，何盈的背上立马一松。哼了一声，何盈说：“无基前辈，有外来刺客混进来了，现在夏宫的防卫全部启动了，如今的处境，你如何打算？”

无基沉默不语。

何盈听他没有回答，不由转过头去。在黑暗中，她的眼光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，无基的双眼中露出一丝犹豫和挣扎。

随着这犹豫和挣扎，何盈的手无声无息地从戒指上取一样物事来，轻轻地撕开到地面上。

犹豫了一会儿，无基转眼看向何盈，目露凶光，冷声笑道：“何小姐，对不起了。虽然留着你对我们有大用，不过呢，杀了你，我们也可以除去了一大隐患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心神一动：是了，杀了何盈之后，我还可以回去，今天不是混进了刺客吗？只要操作得好的话，王称不会怀疑到我，我也不会暴露。

这个想法，实在太令他心动了。

就在无基目露凶光的同时，何盈敛下眼皮，暗暗数道：“三。”

无基手指伸出，逼向何盈的背心。这时，何盈暗念道：“二。”同时，她轻叫道：“前辈，我有一法子。我这法子大妙，一定可以帮助前辈，让前辈得偿所愿的。”

她脸上露出得意欢喜的笑容来，心里念道：“一。”

无基一愣，怀疑地看了她一眼，问：“什么法子？”何盈慢慢地说：“那法子就是……”她话音未落，无基向后一栽，倒在地上。看到他砰然倒地，何盈心中一喜。不过无基毕竟是宗师，她伸手翻开他眼睛看了看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慢慢站起身来，何盈心想：师父给的这药，连宗师也挨不过五秒钟，当真是厉害无比。

这药她是第一次用，因为此药虽然霸道，用的条件却相当苛刻，要在狭小的空间中，彼此距离不超过一米才能使用。

何盈从无基的身边，取出他的佩剑，抽剑抵着他的颈项，喃喃念道：“前辈，对不起了。你们动则对我喊杀喊砍的，我就此取了你的性命去，那应该不叫狠毒吧？”说到这里，她一咬牙，利剑刚要在颈侧落下，想了想，又转向他的心脏部位，一剑重重地插了下去，一股鲜血涌出。

何盈把剑丢在地上，探头看向外面。外面还是灯火通明，侍卫的呼喝声不时可以听到。她笑了笑，大大方方地走出了假山洞，转身向外花园方向走去。外花园中，人声不断，却没有吵架和笙乐声。而且，光从人声中听来，显然该在的人还在那里。

何盈刚拐进桃花小径，猛然，一个喝声响起：“谁？”


喝声刚响，一小队侍卫从另外一条小路直向何盈走来。

何盈负着手，从容地站在原地不动。不一会儿，那一队侍卫出现在何盈的面前。他们看到何盈的面孔时，同时一礼，叫道：“元老。”

何盈挥挥手，喝道：“忙你们的去吧，老夫在附近看看。”

“诺。”

看到他们退下，何盈大步向外花园走去。走了几步，料到那些人看不到自己了，何盈不由脚步加速。



“头儿，有点不对。”

一个侍卫小声地对着长着一张国字脸、络腮胡子的侍卫头领说道。

侍卫头领停下脚步，问：“有何不对？”

那侍卫是个二十来岁的精瘦青年。他皱起眉头，低声说：“元老似乎瘦了点。”

侍卫头领一愣，他沉思一会儿，手一举，喝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密切注意元老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看向青年说：“元老是宗师，我们在没有充分的把握前，还是小心为是。”

那青年侍卫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：“我的意思，并不是怀疑元老什么的，而是在想，那人会不会是易容？”

侍卫头领前进的脚步一顿，这时，那青年继续说：“周姬寝宫中，那女人既然敢扮成陛下的夫人，那么也会有人扮成元老。”

侍卫头领这时脸色一白，急急喝道：“去，我们截住他。”

何盈大步而走，因为到处是抓拿刺客的声音，所以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步速。走了一千米左右，视野中，一处空旷的草地上灯火通明，一队侍卫围成一圈，把那些高官贵女保护其中。

何盈脚步加快，大方地向侍卫走去。她所走的地方，还是灯火特别明亮的地方。

看到她走近，有几个人回头看了她一眼后，便漫不在意地转过了头。有几个还在张望的，何盈面无表情地一扫，那些人马上把头让开了。

大步走近众侍卫面前，何盈不等他们开口，便把下巴一抬，冷哼一声，操着元老的声音喝道：“无基老头在不在？”

听提到无基，侍卫们一惊，一个侍卫上前一步，低声说：“无基前辈不在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抬眼看了一下何盈。

何盈一看他们的神情，心中突地跳了一下：看来，那个假扮我的女子被拆穿了，他们已经怀疑到了无基。

同时，何盈心思电转：对了，我所扮的元老和无基同时守护我，他们既然怀疑了无基，那我所扮的这个元老呢？想到这里，她瞄向几人。果然，侍卫们相互看了一眼，无声无息地向她靠近。

何盈脸一松，冷声哼道：“这次老夫可着了无基匹夫的道了。一世英名，差点尽数栽在他的身上。要不是陛下英明，知道老夫与他走得近，对他的行踪有所了解，命令老夫戴罪立功，哼，老夫现在多半还被看押起来呢。”

这话一出，众侍卫不由面面相觑。最后，侍卫头领略了般的点了点头，指着南边说：“元老，宗师们都是从这个角度里经过，前辈且去看看。”

何盈嗯了一声，转身大步向那里走去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一个侍卫说：“大哥，他的话可信？”

那侍卫首领冷声说：“他说的话可能是实情。不管不可信，他现在所去的地方尽是宗师，如果他有问题，自是有人可以一举把他给制住了。”

何盈才走了几步，心中便暗暗叫苦不迭：南方因为是王称最为看重的高官和女眷所在，那里居然有三个宗师守着。不过她现在箭在弦上，已经不能不发了。

何盈心里暗恨：都怪我现在这易容术也太差劲了些。她心思起伏，面上的表情却丝毫不变，依然带着元老惯常的傲气向位于南方的人群走中走去。

走到面前后，何盈并没有急着进去，而是站在一棵大树旁，一双厉目四处搜寻着人群中。看到她这个样子，一直注视着她的侍卫们不由又看了一眼，心中对她的疑惑，同时放下了三分。

正在这时，两个少女向何盈所处的树林走来。何盈眼角一扫，见自己身后不远处就是茅厕，看来，她们是上茅厕了。


少女们越走越近，这时，一直扫向人群中的何盈，略摇了摇头，转身就向树林中走去。看到何盈走向树林，侍卫们相互看了一眼，最后分出两个人追出。

何盈走了几步，脚步一拐，在钻进树林深处的同时，用戒指里的水，把脸上的妆容洗得一干二净。

她匆忙地脱下元老的袍子，解下头发，便见几个侍卫还在那里向这里张望着。何盈大方地显出身形来，扭着腰，曼妙地向茅厕走去。果然，她这一改装后，那两个侍卫略在她身上扫了扫，便转移了视线。

何盈还没有钻进茅厕，便听到一个少妇的声音说：“离姬，你快一点，我有点急了。”

声音来自茅厕入口处。何盈闪身进去，那少妇转眼看向她，还来不及说



话，何盈单手一抓，扣住了她的颈子。

少妇长着一张圆圆脸，五官清秀，眉宇中有点倦意。此时此刻，这张清秀的脸上，全然是紧张慌乱之色。她在何盈的掌握下战战兢兢，脸色白得渗人。

何盈把她推出一点，在她的耳边轻声说：“安分一点，不然要了你的小命。”一说出这句话，她嗖地点中了少妇的穴道，让她动弹不得，开口不能。

同时，何盈飞快地从戒指中拿出易容之物，把自己易成一个普通少女模样。她现在易容手法极为娴熟，整个过程还不到五分钟。

打扮妥当后，她走到少妇身后，亲密地搂着她的颈项，在她耳边说：“安静点，听到没有？如果你敢吭声，我立马杀了你。”

少妇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，眼中泪水滚动，连头也不会点，双股战战不已。

看到她这个样子，何盈眉头一皱，寻思道：这样可不行，她这个样子只要一出面，立马便会被人怀疑。

正当这时，茅厕里面传来一个少女的声音：“玉娘，我好了，你进来吧。”

何盈装出玉娘的声音急急说：“好，你快出来吧。”

离姬应了一声，脚步声响，走出了茅厕。她刚走出茅厕，眼前一花，一股香气飘来的同时，一只手扼在她的咽喉处：“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离姬脸色惨白，脱口而出的尖叫，被何盈在背心一点，给哑在咽喉中。

何盈看向她，皱眉说：“看来两个都是成不了事的人，还是一并杀了算了。”

离姬一听，脸色大变，双眼露出哀求的神情来。

正当这时，外面喧嚣声大作，何盈听到一个声音说：“有人扮成元老混进来了，各位警惕点，三人一伙，见到怀疑对象先不要动，马上示警。”

接着，又是一个声音说：“他刚才往那边去了，大伙儿小心寻找。”

听到外面阵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喧哗声，何盈暗道：不行，时间来不及了。

她转过头，目光露出杀机。这刻意的杀意一起，离姬更是泪花盈眶。何盈见她的表情比起玉娘镇定多了，就算现在以为自己要杀她，慌乱中也没有失控。

她伸手一指，便点中了玉娘的穴道，然后把玉娘拖到茅厕中，把她摆成如

厕的姿势后，再点上令全身僵硬的穴道。这样的话，她会保持半个时辰的姿势，有这半个时辰，足够自己处理好一切了。

又回到离姬身边，何盈冷声说：“我现在的話，你可要记牢了。待会儿，我就是你的丫环，听懂没有？”

见离姬一副明白的神情，何盈试着解去了她的穴道。果然，穴道一松，离姬马上低声颤抖地说：“大侠，求你饶过小妇人。”

何盈冷声道：“走吧。如果你安分，我不会要你的小命的。”

这时外面正是人仰马翻之时，所谓浑水好摸鱼。两人一走出来，并没有引起人的关注。

不时有侍卫看向两人，见是两个女子，便只看了一眼便转过头。饶是如此，何盈还是低着头，怕自己的面容让人看清了。毕竟，要是人群中有人有记忆出众的，记得进茅厕的两人面目与现在的两人有差别，那可大事不妙了。

到处是侍卫急促的走动声，时不时地还夹着一阵阵小声的女子尖叫。

所有人都以为何盈扮成了元老，这使得两女很快就进入人群中。一进入人群不久，何盈便在混乱中离开了离姬的身边。

离姬一直小心翼翼地低头行走，等到发现何盈不见时，仍站在原地半晌没有动。她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闭了嘴，慢慢坐回自己的位置。她是一个聪明人，而聪明人一向把小命看得重。在离姬的心目中，自己能从何盈手中捡回了性命，那便是天大的喜事，又何须大呼小叫呢？


这时，又有两个女子尿急难忍，急急地向茅厕走去。她们进去不久，几声女子尖叫声从茅厕中传出。混乱中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：“不好，贼人是个女子，她混进人群了。”

随着那个女子叫出声来，众侍卫同时看了一眼，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，脸色一变：惨了，周姬不见了，她又学会易容术，那这个女的很可能就是周姬了。

陛下正因为周姬不见了大发雷霆。不行，得马上把现场封死，任何人不准走动，迅速报告陛下来处理情况才是。

一想到这里，侍卫们马上停止了奔跑和搜寻，一队队围上人群，在众人慌乱的眼神中，一个侍卫头领喝道：“各位大人，无须慌乱，有人混进了你们中间，你们站在原地，陛下马上便会过来。”

在他喝叫的同时，离姬和玉娘，也被侍卫们带到了一边。



“夫人，今天晚上可真是热闹啊。”言姬站在院落里，一个宫女在她的身后不无开心地說道。

言姬轻轻一笑，声音中说不出的快乐：“何盈那个贱人总算离开了，真希望她永远也不要再回到陛下面前，真希望那些刺客一剑要了她的小命去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踮起脚，兴奋地透过竹林，看着仅隔了三百米不到，呼闹不休、灯火通明的外花园，又低声说：“噢，那里可真是热闹啊。何盈那个蠢女人，不会跑到那里去了吧？”

正在这时，身后一个清雅动听的声音传来：“你猜错了。何盈那个蠢女人，跑到你的园子里来了。”与此同时，一把冰寒的剑，抵上了她的颈侧。

这声音，言姬实在是太清楚太熟悉了。她身子一僵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何，何盈？怎么是你？”

何盈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没有法子，外花园离你这里最近，而且，障碍最少，所以我只好过来了。”

见言姬害怕到了极点，浑身如抖糠，何盈亲密地靠近她，在她的耳边说：“别这么怕。你放心，我虽然不喜欢你，却也仅只是不喜欢而已。我可没有心情，跟一个争宠的女人计较太多。”

此时她的剑早就收回戒指中了，那把剑，还是她刚才顺手摸回来的。手指一点，让言姬动弹不得后，何盈看向被自己点中穴道，站在一旁动也不动的丫环，转向言姬轻声说：“言姬，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”

言姬颤抖着问：“什么交易？”

何盈笑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我不想待在王称身边，当一个他的劳什子妃子。我想，你应该很欣慰我这样的行为吧？”嘻嘻一笑，何盈继续说：“最重要的是，我非常不喜欢他似乎把一切控制在手中的那得意的表情。因此，在想来想去后，我还是配合刺客们逃了出来。我觉得呢，你这里相当好，是个藏身的好所在。”

言姬白着脸，小声说：“你不怕陛下发现？”

何盈悠然笑道：“你不是主管冷宫吗？”

言姬沉默了会，忽然说：“我可以帮你出夏宫。”

何盈一愣，盯了她片刻，忽然一笑道：“我不走。”言姬一惊，不由回头看向她。她这个动作一做，被何盈锁着的咽喉立马一阵剧痛。

言姬痛哼出声，何盈悠然的笑声再次传来：“言姬，你还老实点吧。”说到这里，她手下一用力，言姬反射性的一张嘴，马上，一粒圆圆的紫色物事滚入她的咽喉，被吞了下去。

言姬脸色苍白，何盈笑道：“言姬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是你的侍女了。”

说罢，她松开了言姬，转眼看向那个被点着不动的侍女。

这时的夏宫，总体还是相当朴实的，如言姬这样的宠姬，也不过是三四个宫女侍候。另外几个宫女都给调派去侍候外花园中的高官贵妇了，因此，言姬这空阔的院落，便由得何盈自由来去。

何盈犹豫了一会儿，便弯下腰，把那侍女一抱，直向言姬的侧殿走去。言姬回头眼神复杂地看着她的背影。

何盈把侍女放下后，心想：我刚才出现时，她并没有发现。等她过了几个时辰醒来后，就算发现我，也不会怀疑了。

飘然走出院落，何盈的双眼与言姬相对。言姬忽然冷笑道：“小红。”

小红？何盈一愣。

言姬长长的眼波中，带着一种奚落：“小红，如果你还是这个神态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别怪我保你不了。”

何盈一惊，笑过之后，马上冲她一福，恭敬地说：“是，夫人教训的是。”

两人站在院落里，看着四处亮起的灯火，还有那种急促的脚步声和喧嚣声。何盈站在言姬前面，感觉着她如箭般射来的眼光。


忽然，何盈猛然回头，冲言姬吐出舌头，挤了一个鬼脸。

这个鬼脸做得实在是突兀，可把言姬狠狠吓了一跳。看到她脸色大变，何盈格格一笑，打了一个哈欠，伸了一个懒腰说：“我有点倦了，睡觉去也。”

何盈回到了言姬的寝宫中。她所睡的榻几，当然不会是言姬所睡的。来到偏殿，在被点了穴道的宫女旁躲下。何盈苦恼地想道：我现在身无功夫，很多事实在太被动了。言姬身边也不知道有没有高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免不了又得暴露。


她因为对自己的警觉性十分自信，所以担心的不过是暴露问题，而不是什么被杀。

转眼一想，何盈暗道：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，言姬巴不得王称找不到我呢。



这一觉，当真是安稳至极。就在睡梦中，何盈还依稀听到喧哗吵闹声，和时不时有侍卫过来探查的脚步声。

何盈甚至还知道，言姬一晚没睡，她在正殿中翻来覆去的。



这种事情，不知为什么，让何盈的心，愉快到了极点。她明明睡得不沉，第二天醒过来时，却精神抖擞。

何盈一睁开眼，便对上一双好奇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。还没有醒过神来，何盈便冲她一笑，对方也回了一个笑容后，便洗漱起来。

这个冲她微笑的，正是被她昨晚点了穴道的女孩。女孩一边洗漱，一边不时的偷眼看向何盈，眼神中不无惊奇。

何盈甜甜地叫道：“姐姐好。”

女孩一愣，何盈又笑眯眯地说：“小妹是昨天晚上来的，见过姐姐呢。”

女孩连忙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你是夫人要过来的？”

何盈点头道：“是啊。”

那女孩子还要问话，一阵脚步声响起。何盈一转头，便看到言姬面色憔悴地站在门口。她一眼看到何盈时，刚起床后，有点发黄的脸色勉强笑了笑，极为不自在地转过头，冲何盈旁边的宫女叫道：“小蓝，进来一下。”

小蓝应了一声，熟悉的打水、准备洗漱用品后，向房中走去。何盈慢慢地来到门旁，低着头，站在门旁角落里，一副老实安分的表情。

小蓝偷眼看了她几下，脸上的好奇掩也掩不住。这时，面对着铜镜坐着的言姬轻哼一声，收回了小蓝的注意力。

言姬透过晕黄的铜镜，看着站在角落里、安静得不像话的何盈，嘴角向下一沉后，连忙转回了头。

一时之间，室内除了洗漱声传来后，连呼吸声也显出几分压抑来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长长的唱喏声传来：“陛下驾到。”太监独有的尖哨声，如利箭一下刺破了平静。言姬和何盈，同时把头一抬，表情大变。

言姬反射性地看向何盈，何盈根本无须她开口，便向内殿转身走去。

见何盈安分走开，言姬松了一口气，看到铜镜中，自己的容貌已大致梳理整齐。她连忙站起身来，快步走到门口，盈盈一福。

刚刚行礼，王称便大步走了进来。他身后只带了两个太监。

见言姬行礼，王称疲惫地揉搓着额头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起来吧，无须如

此多礼。”

言姬小心地站起来，她关切地看向王称，见他双眼中还有血丝，不由温柔地说：“陛下，国事虽忙，还是要注意身体的好。”

王称的手，正在额心揉搓，听到她的温言软语后，不耐烦地说：“这个孤知道的。”

见他言语中颇为不耐烦，言姬连忙安静地退到一边。

王称在主座上坐下，从小蓝手中接过一杯茶，喝了两口后，微微叹息道：“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一直没有睡，连水也没有喝一口。没有想到，这茶现在喝来，居然味道不错。”说到后面一句，语气中不无自嘲。

言姬马上上前一步，走到身后，轻轻地为他按揉起来。同时，她藏着无限担忧的温言软语传出：“陛下，身体要紧啊。如今天下尚未一统，陛下如今操劳，让妾身心中不安啊。”

见王称低着头不语，她又温柔地说：“陛下就在妾身的床上睡一下吧，妾身这就去为陛下做点小菜。”说罢，她腰身一扭，便准备走出。

“不必了。”王称皱着眉头，声音有点烦躁。

言姬连忙转过身来，她小心地看了一眼王称，见他脸色有点阴沉，便连忙不再言语。

王称又喝了一口茶，说：“孤身体无妨的，往日三天三夜没有睡，也不曾有事，劳爱姬挂念了。”这种温婉安慰的话，他此刻说来，很有一点敷衍的味道。

言姬正准备再说什么，王称把茶杯慢慢放下，缓缓说：“昨天晚上，爱姬可曾察觉有异常情况？”


言姬一惊，颤声说：“异常情况？”她此刻脸色微白。

王称是何等人，不由抬眼盯着她，威严之气笼罩着殿内：“你发现什么了？”

说到这里，他声音有点急促地再加一句：“你发现什么了？快点说来？”

王称威严过人，任何人在他的面前，都会有一种恨不得掏心掏肺、以博他一赞的冲动。言姬跟他多年了，虽然一时慌乱露出马脚，却毕竟早就习惯了的这种威严。

当时她盈盈一福，清楚地说：“昨晚妾身与小蓝正在院落里看着外花园，忽然看到一个黑衣人，腋下挟着一女子一闪而过。那黑衣人身手太快，妾身只看了一眼，当时还以为是幻觉呢。现在听陛下说起来，便想道，那也有可能是



刺客了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小心地看了一眼王称。见他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，不由一阵心慌意乱，本来发白的脸色，更加惨白起来。

她这下可料错了，王称虽然盯着她，心神却全放在她刚才所说的事情上。

他平静地问：“那黑衣人，似乎挟持着一个女子？”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很平静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却让倾听的人，包括在内殿躲藏的何盈，都身上泛冷。

王称按在桌上的手掌，慢慢地分开，再慢慢地收拢。

一阵难堪的沉寂后，王称的声音转为正常：“当时是什么时辰？”

言姬颤抖了一下，似乎正在凝思中，被他开口惊了一下的样子：“正是亥时初。”她所说的，正是何盈到她这里来的时间。

又是一阵沉默，然后，便听到“咚咚——”的声音传来。言姬偷看一眼，见王称正轻轻地击打着桌面，面露沉思之色。

“那黑衣人能在孤的王宫中，带着一个女子来去自如？”王称的声音喃喃传来。听到这里，言姬无所谓，内殿中的何盈却是心中一乱：是了，以夏宫的守卫之森严，宗师之强大，言姬这句很正常的借口，有点让人听不尽信。王称喃喃念到这里，便抬眼盯向言姬，慢慢地说：“你把当时的情况再跟孤说一下。”

他声音很淡，有种不可置疑的威严与冷漠。跟了他多年的言姬，心中不由咯噔一下。

她连忙一福，低着头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陛下，妾身只是模糊感到的，也不知是真还是眼花了。”

以言姬的性格为人，如果走到王称面前，一边撒娇一边漫不经心地说出来，可能还会令王称相信。可她现在这个战战兢兢的样子，不由令王称的疑心大起。

他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提步走到言姬面前，静静地盯视于她。

言姬此刻正低着头，看到他一步步走向自己，不由心中大乱。

王称走到她面前，伸出手，钳制着言姬的下巴，迫使她抬起头来对着自己。双眼紧盯着面前这种含羞带怯，又显得惊慌的俏脸。

王称微微一笑，轻声说：“昨天晚上，孤这个守卫森严的夏宫中，进来了几批刺客。”